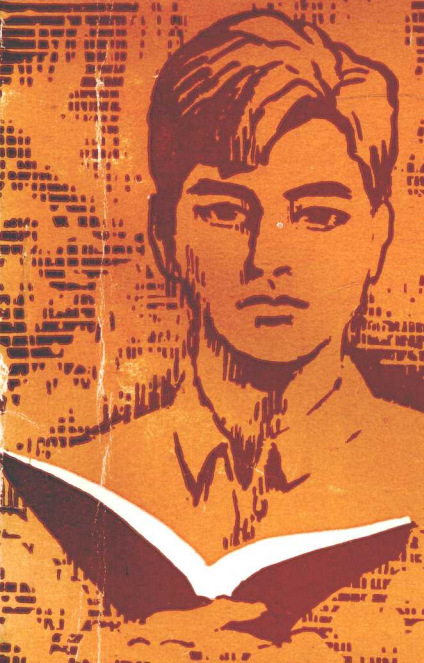


宝应文史资料第十辑

烽火岁月桃李情

宝应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烽火岁月桃李情

“冯氏补习团”历史回忆文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宝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九月

先读有感(代序)

王 维

读了这本书稿,心里很高兴,也受到启发。说高兴,是指宝应县革命史料的征集工作中,又有了一个新的收获,许多老战士拿起笔,写下亲历、亲见、亲闻的人和事,把精神财富留给后人。怎不叫人高兴?受到的启发主要有二。

启发之一是,征集史料的工作,还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潜力可挖。以冯氏补习团为例,早在1985年就由周生元同志执笔,写过一篇《冯立生与冯氏补习团》,对冯先生和补习团作了比较概括的介绍,但拿它和现在收在《烽火岁月桃李情》中另外二十多篇文章比,那后者就丰富得多。史料,贵在真实,贵在具体生动,贵在有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如果宝应县的有关部门以为已经发表过文章,不抓住补习团的学生重返故里为恩师扫墓的机会,请大家写文章;如果这些同志以为已经有人写过了,不必再费心思了。那么,这许多文章就出不来,那里面许多动人的史实就可能被淡忘,被淹没,随着老人的西去被“带走”。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再以开辟临北地区为例,我和老伴杨琪华(当时改名苏逸敏)也早在十多年前写过开辟临北地区的回忆录,以后又写了悼念林友映、陈士裕等烈士的文章。这当然是很不够的。因为当时我俩只在一个小的范围里活动,对整个地区的开辟工作,知之不多,不可能把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战地服务团临北地区工作队,在挺进支队(五十四团的代号)一个营掩护下的方方面面都写出来。就以我俩所亲身经历的

事来说,或限于当时对写史料的认识,写抽象的、概括的东西较多,写具体细节比较少,或因思想解放不够,对某些人与事的认识和评价,仍受着“左”的影响,所作叙述不够客观公正,其中对徐震之先生的态度就有这方面的缺陷。鉴于上述情况,我以为对一个地方的党史、军史、革命史的史料征集工作,不宜满足于已有的收获,不要以为搞得差不多了,不在深入发掘上下功夫。当年投身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也不要以为许多事情写过了,没有多少东西好写了,或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大多是一些“小事”,写出来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因为受了这些思想的束缚也就懒得动笔了。殊不知历史上的许多具体情节,当事人不写出来,将给后人留下麻烦。我们现在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他们将会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查找,去考证,去争论。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经历丰富,占有的材料多,如果是作家,写几部长篇小说也写不完。我们大多不是作家,但可以把亲历、亲见、亲闻的事情写出来。对于后人来讲,这些都是精神财富。老同志在去见马克思之前,请你把精神财富留下来。

启发之二是,“冯氏补习团”的经验,很可以为我们今天实行“科教兴国”服务,冯立生同志所走过的道路和他在抗日战争年代所作的贡献,正可以用来证明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多么的重要和正确。争取团结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可以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培养了成百成千的知识青年。现在大学毕业生多了,招聘人员开出来的条件动不动就是大专生。过去,在三、四十年代长江以北的农村,读过初中的不多,能读到相当于高中程度的,那就更不容易了。一批从“冯氏补习团”出来的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为革命军队增添了新的血液,而他们自己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为党为人

民担当重要工作的干部。应该说是革命的很大贡献。冯立生同志也在教学实践中，逐步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共产党的影响，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党员。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还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我们党和军队历来重视教育工作。在新四军部队，军办抗大分校，师、旅办教导队，有些团也办短训班，分别训练营连排班干部。加上坚持实行“打一仗总结一次”那样从实践中学习，才培养出大批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正是由这些“草鞋大学”出来的干部，打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军队如此，地方也一样。每开辟一块根据地，都办学校，从小学，到办初中、高中，到抗战后期，办培养地方工作干部的苏中公学，抗战一胜利，就办华中建设大学。革命战争年代尚且这样重视教育，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更应该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科教兴国”，教育是基础。为了国家兴旺和人民幸福，我们一定要把教育办好。宝应有重视教育工作的传统，最好能把类似“冯氏补习团”那样的事迹广为搜集、广为传播，把宝应的教育事业办得更好！

收入《烽火岁月桃李情》中的好多篇文章，生动地描写了“冯氏补习团”的师生深情。冯立生爱生如子，学生视冯老师为恩师，颇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样的感情。连当地群众还专门造了“立生大桥”来永远纪念这位为教育他们的后代付出心血的老师。读了很使人感动。这些都是能对后人起激励作用的精神财富，十分可贵。

一九九七年六月于上海

(作者王维系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辑，曾任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现为中国韬奋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前 言

公元1941年冬。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日寇铁蹄踏碎了锦绣中华的半壁河山。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我苏中地区一部分爱国的师生，不愿在城市里过亡国奴的生活，纷纷避乱于乡里——高宝县农村。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失学青年代表郑嘉卿（五宪）等，冒雪访问了家住赵家河的冯立生先生。

冯立生先生，原名昆，自号秉森。1905年农历8月29日生于宝应县东南乡的赵家河。少时，家境贫寒，靠其父冯文锦任塾师修金为生。先生先后就读于高邮县第一高小，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在校时用功苦读，聪颖过人，成绩优良，思想进步，曾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战前江苏教育界颇有声望的中学教师，此时已从南京携眷回乡避难。

冯先生以教育救国为宗旨，培养国家栋梁之才为目的，欣然应失学青年之聘，在郑家渡宗祠创立了一所特殊学校——“冯氏补习团”。由于入学子弟不断增加，以及避敌伪顽之骚扰，学校数度迁徙至柳堡、东决溪、东高庄、陈庄、郑渡等地。冯先生一度独自担任数学、英语、物理等学科六个年级的课程，足见先生办学之苦，为教育青年呕心沥血之劳。当时，在学校任教的还有教育界名流居石涛、张汉文、徐震之、徐仲纯、刘甲元、夏云峰（晓岚）（在柳堡时的总务）等老师。“冯氏补习团”成为新四军解放区临北一带的一所有雄厚教学实力且深受学生、家长欢迎的中学堂。先后受教于“冯氏补习团”的同学有两

百余人次。

解放区的中共党组织，新四军、民主政府十分关心学校的教育，常派员来校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1944年5月，冯立生先生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新四军积极抗日行动以及军民鱼水情深的现实感召下，在他自觉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启迪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在苏中区党委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停办了补习团，毅然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之路，出任培养革命干部和师资的抗大式的新型学校——宝应县安宜师范常务副校长（校长由县长吴白文兼任）。他也于1946年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96年4月11日至14日，原“冯氏补习团”的同学十余人，相约从上海、南京、安庆、武汉、金华、扬州等地回故里宝应聚会。我们于11日下午，前往宝应县烈士陵园，凭吊了冯立生、张汉文先生的英灵。下午，又参观了宝应县中学。该校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邀请我们参观了校史陈列室。在校史编年表中，抗日战争期间为空白，而“冯氏补习团”正是在此时，由原宝中的部分教师任教兴办的一所学校，原补习团的主要负责人，冯立生、张汉文先生，解放后又相继是宝中的第一、第二任校长。这就将我们“冯氏补习团”在时间上补上了这一段空白。我们都成了宝中的校友。

我们在宝应县期间，县委县府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由原人大主任束鸿、台办主任张乾、县委党校校长雍自强等同志全程陪同参观了小尹、柳堡、郭桥、夏集等乡镇企业。故乡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使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人耳目一新，使我们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感性认识，受到了

教育和鼓舞。

我们在告别宝应时，县政协文史委主任许荣干同志希望原“冯氏补习团”的校友，能搞一个较为完整的有关学校沿革的史料，包括老师姓名，所教学科及教与学的情况，以后的去向等等，越详细越好。他们准备出专辑。

这就和我们要为敬爱的师长立传树碑的意见不谋而合，也为宝中校史增添一页。为此，我们聚会同志商讨，决定向各地学友征集稿件，经过半年多努力，终于在年底汇编成这样一册。限于时间和水平，疏漏差错在所难免。尚祈识者和大家指教，以期在今后加以修订补正。

（本文原系冯氏补习团部分学员发起的征集回忆文稿启事，由夏敦厚同志起草。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目 录

先读有感(代序).....	王 维(1)
前言.....	(4)
烽火岁月桃李情.....	夏伏波(1)
特殊的好学校难得的好老师	翟善百、高刚群(5)
爱国、抗日、革命	陆廷佑(10)
引路人	夏敦厚(12)
忆冯立生先生	杨绍祖(17)
冯氏补习团的创建经过	郑嘉卿(20)
回忆冯氏补习团在郑渡创办的情况	郑作新(25)
忆冯氏补习团及受教半年经过	陈守琨(28)
忆冯老师	刘茂珍(32)
故土·恩师	陈守瑾(35)
教育者的楷模	郑 静(37)
冯老师关心体贴学生的二三事.....	高刚群、翟善百(38)
一点回忆	李天培(39)
教书育人的典范	
——悼念敬爱的张汉文老师	
.....	何介虹、夏敦厚、翟善百(40)
我的四姑父张汉文生前二三事	章晓明(42)
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居石涛	何介虹(45)
悼念鲜为人知的夏云峰老师	何介虹(50)

抗日“实习生”	夏敦厚(51)
“我是中国人”的召唤	夏敦厚(53)
党的统战政策在宝应地区的一大胜利	何介虹(55)
“冯氏补习团”点燃了我一生的希望之光 ...	杨 柳(59)
祭亲人	张世瑜(61)
纪念父亲	冯怀同(66)
立生桥下	冯亦同(68)
冯立生与冯氏补习团	周生元(73)
附：①教师名录	(82)
②部分校友通讯录	(83)
③部分教师遗属通讯录	(88)
后记	(89)

烽火岁月桃李情

夏伏波

冯立生先生亲自创办、执教和主持的，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战时乡村中学——冯氏补习团，从它结束自己七个学期的教学使命的1944年夏算起，至今已经五十二年了。那年，冯立生老师被任命为抗日根据地的宝应干部学校安宜师范常务副校长，校长是县长吴伯文兼任的。冯立生老师积劳成疾、肺病复发，1949年在宝应县中学校长的岗位上英年早逝，至今已四十七个年头了。那年他才四十五岁，当年在补习团完成初中或高中学业并进而投身革命的学生，现在已是七十上下年纪的离休干部，然而他们对自己早年的老师冯立生及其健在的夫人和人近老年的儿女，还有先生的已逝同事和他们的遗属，仍然满怀深情，惦念不已。

当年嗷嗷学子，今日白头翁媪，对先生的桃李深情，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最初几天，表现尤为集中、突出，并发人深思。冯氏补习团的学生，先后有七、八十名，至今仍然健在的约近五十人，而现在联系得上的，仅有二十七人，其中在上海的有十人。经上海同学联络、组织，扬州同志密切配合，终于在四月十日于扬州使部分同学得以聚会；尽管连同当年学长之一居乃晋和聚会组织者之一何介虹及夫人在内，应召聚会的只有十几人，但却来自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等五个省市。江西的李天培、辽宁的刘慕真，先曾想来，后因故未来，都致函表示歉意。海军学院的高峰（庆林），聚会期间正好要陪同亲属由

南京去北京治病，特地提前赶到扬州看望冯师母，并实现了会见老同学的愿望，然后才依依不舍离去。在扬州古城，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登门问候冯先生的夫人、我们的冯师母张世瑜老人，她是一位幼儿教育的老前辈。冯师母现在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但心胸开朗、神情活跃、声音宏亮、记忆惊人，能够脱口而出逐一说及在座同学当年在补习团的某些往事，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世情况。老人在八十六岁脱稿，九十岁生日出版的二十万字的回忆录《烛光》，乡情浓郁，语言生动，记事清晰，既是个人、家庭、事业的历史纪录，也是社会风云变幻特定场景的生动描绘，笔触所及，使我们对冯立生老师的家世情况、就学经历、教学生涯，以及冯氏补习团的某些内情，有了一个全面认识，并激起种种回忆和感慨，尤其是先生博学多能和勇挑重担的往事。我们向冯师母表达了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祝愿。在这之前，冯先生的长子冯大同、次子冯亦同，在我们进入扬州后就与我们会合在一起。他们与宝应的张乾、我们补习团老师张汉文同志的儿子，承担了扬州方面的筹备工作，后来我们也与他会合了。他们都是担任不同领导职务的能干人，冯亦同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第二天我们到了宝应，当天就凭吊了冯立生老师和张汉文老师的英灵，他们是宝应县中前后两任校长，墓地就在县中附近宝应烈士陵园。我们在这里敬献花圈默哀致敬，留影纪念后，就应邀参观了宝应县中，在那里侧重瞻仰了宝中校史中涉及冯、张二校长的历程。该校编年史抗日期间留有空白，校领导视我们为抗日期间的校友，对我们的接待相当热情，并期望我们写出补习团的往事。十二日，我们去了宝应东南边境河流纵横、滨临湖荡的柳堡乡。该乡的郑渡和柳堡，是冯氏补习团 1941 年春初步创立和 1944 年秋形成

规模的小镇和村落。在郑渡，当年充当教室的郑氏宗祠，尽管早已拆除，我们还是作了寻访，而带着我们前往的，正是当年持着家长签名的聘书，执意邀请冯立生老师来郑渡执教的学长郑五宪和郑作新，这更加充实了纪念意义。随后，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直到我们亲临现场，我们才知道郑渡还建有一座颇具规模的“立生桥”，它跨座在公园一侧的河道上，是通往公园的必经之路，当地人民对教育名流冯立生先生的敬仰之情不言自明，这使我们深为感动，十分欣慰，没有重睹当年教室的小小遗憾，顿时一扫而尽。补习团在郑渡办了半年，取得了学生和家長的高度信任，名声也随之远扬，更多的学子期望入学，为了便于南北两地学生就读，补习团迁往柳堡。随着学生的成倍增加和教学班级的增设，当地学界名流居石涛老先生，张汉文先生，徐仲纯先生等，也应邀前来任教，冯师母在回忆录中称柳堡这段时间为补习团的全盛时期。我们一些高小毕业生，就是这时就近入学的。越过“立生桥”我们到了柳堡。当年宽敞宁静的教室、柳堡村里和尚庙的大殿及整个建筑，冯老师租赁的住宅和学生借宿的场所，现在均已为其他建筑所代替，然而当年冯老师独自承担初高中六个年级的数学和英语教学的从容不迫印象，尤其是他落坐教室藤椅、闭目倾听众多学生同时背诵英语课文，并不时纠正某个人漏背、错背的情景，又不时浮现在我们脑海。第三天，我们又到郭桥乡赵家河寻访冯立生老师的故居，这是他的诞生地，他曾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也是他在日寇侵占南京、镇江、扬州之后的避难地，正是在这里，他被聘创办冯氏补习团。先人留下的故居，早已在日寇扫荡时烧毁；后来暂时棲身的三间草房，除了个别长寿邻人，还留有一点印象，现在连它曾经存在过，人们也没有

印象了。令人欣慰的是，赵家河人引以为荣的镇桥石狮，仍然傲然挺立，只是稍稍移了位置。我想，赵家河人也许会在某一天以超越爱护石狮的行动去纪念他们的一代骄子冯立生先生。我们的这些活动，是在宝应县委的亲切关怀下，结合参观县城及小尹、柳堡、郭桥和夏集四乡镇的工农业生产穿插进行的；受县委委托，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仇学程同志对我们各方面的活动作了周密安排，并为我们介绍了故乡近况；早先的县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束鸿同志，现任县委党校校长雍自强同志，全程陪同我们进行活动，使我们的心愿得以一一实现。至于四个乡镇，全部是乡镇党委书记亲自接待、陪同和介绍情况，使我们深入感受了故乡的情谊和进步，也感受到他们关心、重视教育事业的情怀。

桃李亲情，渊源流长。几十年来，人们不断以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冯立生老师的怀念。在补习团就是共产党员的老学长，曾任扬州市委书记的高刚群同志，仅是他向我讲的许多人看望冯师母的情况，就足以使人为之动容。人们对先生为什么有这样深切的桃李之情呢？如果拟议中的冯氏补习团同学联谊会能够建立，人们定会形成客观、确切的共识，现在我仅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首先，在日寇扩大侵略的形势下，先生是困守偏僻农村的青年学子（有本地的，也有外来的）得以解除失学威胁的“及时雨”。其次，作为私立收费学校，先生勉力身兼数职，选拔教师力求精干，不设专职行政人员，使学生交费一直稳定在每学期二百斤稻谷水平，还免除了个别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我自己就是首例受惠的一个。第三，在日伪不断强化扫荡的条件下，先生宁愿举家克服困难率领师生多次迁移校址，而不采用停办学校办法，保证了青年学生在烽烟滚滚

的岁月不致中断学业。第四,在日伪、顽 和新四军三角斗争的背景下,先生执着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由此而转向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进而逐步转变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对学生正确选择人生道路,并在结束学业时积极投身革命行列产生了重大影响。冯氏补习团实际上成了为我们党培养干部的预备学校。

相见时难别也难。但愿补习团同学联谊会让更多同学参与下早日建立。

特殊的好学校 难得的好老师

翟善百 高刚群

我们的中学阶段,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度过的,曲曲折折,动荡不安。先是1939年考入高邮县中,学校在三垛北王庄,读完初一,因三垛陷敌,迁到临泽北乡团庄,我们跟着走。初二才读了三个月,临泽陷敌,学校解散了,赶快又转到潼口寺宝应县中借读。勉勉强强读了两个月,宝中也解散了,无处可读。到敌占区去读?那是宁可不读书也决不去的。

1941年春,听说郑渡的一些失学学生聘请了赵家河冯立生先生在那里办了个中学补习班。说这位冯老师原是二临中名教师,因学校解散后不愿到敌占区去教书,甘愿与失学青年共度抗战难关,才办这个补习班的,我们很向往。后又听说冯老师为照顾郑渡以南各乡村的学生入学,于暑假后将补习班迁到柳堡,我们便去投奔了。

这时,补习班的学生人数在由郑渡的20余

左右,还有高中班。教师增加了张汉文、居石涛老师等专职的及兼职的、挂名的数人。同学们称它为“冯氏补习团”。实际上,它已成了一所战争时期敌人后方的民办中学。我们在失学之后,竟然能在这个特殊的中学里读完高中,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想当年如果没有冯氏补习团,我们就不可能读完高中;如果没有冯老师,就不可能有这个补习团。所以,我们对补习团,对冯老师有着深刻的特殊的感情。现在我们已是年逾70的老人了,却常常回忆起那时的许多往事。

我们曾想过:以冯老师的学历,真才实学,以及在中教界的名望,在1941年他如果到国统区的所谓大后方去,一定会有一份工作;如果到敌占区去,那是汪伪政府教育部门求之不得的,可以给他很高的待遇。而老师偏偏对敌后的家乡情有独钟,在家乡办补习班,与失学青年同命运,共呼吸。我们还想过:冯老师若办了小型的补习班,学生收少点,学费提高点,维持全家生活并非难事,自己可以过得轻松点。老师偏偏广收学生,少收学费,家境贫困者还减免学费;偏偏任劳任怨,一个人教许多班级的英文、数学(最初在郑渡时还兼教国文);又偏偏对教书十分执著、认真,教导又多又快又好。老师的这难能可贵的思想作风,如果没有一股维护民族尊严的正气,没有强烈的爱国爱学生爱教育事业的精神,是不可思议的。老师的这种高贵品德对我们的熏陶、感召,比他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是更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铭记的。

补习团艰苦教学生活,值得全体师生引以自豪。补习团共办了7个学期,最初是办在一个同学家的堂屋里,(约一个而后,都是借用祠堂、庙宇充作教室和学生宿舍。学椅学桌,靠向群众借些大桌小桌,长凳短凳。黑板粉笔